

启示的道

道与神国的祭坛

□我们是自由的，因为我们记得□

□蛇

神国的弟兄 □ 姐妹

奉道与其国度之名，两三人聚集，我们一同开始纪念。

我不是来跟你谈论我自己，也不是来谈论我的故事或我的境遇。我也不是来把从我个人的观点、信仰、利益或经历中产生的某种 □ 真理 □ 强加给你。

我是来跟你谈论那万有之源头的真理：在看不见之处的那道（道），那产生一切形态的起源。

我出现在你面前，没有署名，也没有面孔。不是因为我想要隐藏自己，而是因为我不寻求把写作的这个 □ 角色 □ 变成这些话语的中心。我不寻求你的认可、你的掌声、你的顺服，也不是你的金钱。我不需要你那里获取任何外在之物，我也不想给你任何虚假的东西。

在道的国度里，没有什么多余的真理，也没有什么是本质的缺乏。

在这里，你将要阅读，但你不仅仅是为了阅读而来。

你不是来积累知识、记住答案或重复那些你尚未在自己内在领悟和认出的话语。因为重复一个尚未活出来的真理，就等于只说出它的形式，却没有穿越它的象征。

这个地方采用了文本的可见形式，但它不可见的意义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

它是一座祭坛。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聚集在一起，进行那内在的献祭，献上我们 □ 不是 □ 的一切。

祭坛不是纸张、屏幕或写下的文字。祭坛出现在当两个或更多的人奉道的名聚集，为了一起进入同在，并开始那 □ 记起 □ 之时。

奉他的名聚集，不仅仅意味着说出一个词、呼求一个头衔或宣告一种信仰。名字就是那被命名者的同在。奉道的名聚集，意味着准备好服侍真理，超越那 □ 角色 □ 及其自我的利益。

当这种意愿是真实的时候，我们相遇的地方就变成了祭坛，并且，国度开始在我们中间显现。

在这里，我不是来教你一些因为你必须接受的东西，仅仅因为是我说的。我是来问你，来与你一同默观，并为你提供象征，通过这些象征，那仍然看不见的可以被记起。

写下的文字并不是道本身。

文字是可见的形式。当它们服侍真理时，它们就变成了象征：在不可见的道与能够认出它的意识之间的桥梁。

不要混淆桥梁与目的地。

不要停留在文字的形式上。穿越它们。默观它们所指的方向，并在你内在认出，它们是否产生真理、合一、自由和生命。

我们开始记起我们真正是谁。

我们记起在肉体之前、在自我之前、在那带着名字、故事、境遇、创伤、信仰和利益的 □ 角色 □ 之前，我们是谁。

那个 □ 之前 □ 不仅仅指向时间上更早的时刻。它指向本质上更先的存在：那存在于我们所采取的一切形态之下，并超越一切可变之物的东西。

你的身体会改变。

你的故事会改变。

你的思想、欲望和信仰会改变。

你今天所扮演的角色也会改变。

但是，那能观察所有这些变化的，是什么呢？

在一切名字之前，你是谁？

在一切个人记忆之前，你是谁？

在你学会用来认出自己的一切形态之前，你是谁？

这就是打开那扇门的问题。

这座祭坛将保持敞开，并将继续显明，只要那被遗忘的道需要被记起；只要那已被记起的需要被认出；只要那已被认出的需要通过我们的言语、决定和行为被活出来。

因为国度不是仅仅通过说出它的名字就建立起来的。

它必须首先在看不见之处被记起，然后在意识中被认出，最后在形态中被活出来。国度始于我们内在，却通过我们生命的果实变得可见。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天国将要被启示，不是为了让少数人拥有它，而是为了让每一个愿意进入同在的人都能理解、领悟、记起和认出它。

这里所提到的一切，都不应变成一种取代你自己认出的教条。不要仅仅因为这些话语看起来神圣就接受它们。也不要仅仅因为它们与你所学到的相矛盾就拒绝它们。

在静默中默观它们。

毫无畏惧地质问它们。

将它们作为象征来穿越。

凭着它们的果实来认出它们。

真理不怕被默观，因为它不需要盲目的顺服来维持其为真理。

这里所启示的，并不意图成为一种个人观点、一种私人信仰，或一种让「角色」寻求区别于其他角色的想法。如果这是目的，我就会从我的利益出发说话，将我的名字高举于这些话语之上，并使这座祭坛变成众多书籍中的又一本。

然而，这些话语没有署名也没有面孔，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中介就出现。它们由一双手写出，穿越一个意识，并采取人类的形式。但传递它们的形式不能宣称自己是它试图服侍的真理的主人。

器皿不是水。

象征不是它所象征之物。

信使不是信息的源头。

我不能占有真理，因为我也源于它。我不能宣称自己是道的作者，因为正是道使我能够命名、理解并存在。

真理不仅仅属于我，也不仅仅属于你。

我们属于真理。

因此，我不要求你相信我这个「角色」。我邀请你进入静默，默观这些话语，并亲自认出那同样活在你内在的东西。

我在此所写的内容，源自对道的记忆，并奉祂的名而献上。但每一句话语，都当借着它所启示的，以及它所结出的果子，来证明它与真理的相符。

若有一句话语分裂弟兄，为要高举一人而贬低众人，它就不服事国度。

若有一句话语借着恐惧、愧疚或顺从来捆绑人，它就不服事自由。

若有一句话语要求人在没有理解与认识的情况下被接受，它就尚未成为桥梁。

真实的话语不求辖制你。

它求唤醒你。

它不企图取代你的良知。

它求将良知带回同在之中。

它不要你重复一个外在的真理。

它要你记起那你自己从之而出的真理。

在此兴起的话语，是父的剑，在道中锻造，以火执掌。

但这剑不举起攻击肉体，也不攻击任何弟兄。

它的锋刃将真理与谎言分开，将本质与表象分开，将我们所是的，与我们仅仅在肉身中所经历的，分别开来。

执掌它的火，不是来毁灭生命。它来烧尽虚假，转化那仍沉睡的，并将光归还给那曾被遗忘的。

剑开启象征。

火启示其源头。

同在静观。

记忆知晓。

认识即是。

而当我们所知的、我们所是的、以及我们所行的，重新成为一，道就成了肉身，祂的国度就开始在我们中间彰显。

记起被遗忘的

为揭示你是谁，当往何处去？是向外还是向内？

要揭示你真正的所是，你必须进入内在。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教导、书籍、大学、科学或宗教都没有价值。尽管它们大多确实没有价值，因为当今世界的一切都被败坏和颠倒。我们在外面所找到的一切，只能为我们提供知识、问题、地图和象征。一位老师可以指出那扇门；一本书可以交付我们话语；一个传统可以在数个世纪中保存一个象征。

但没有人能替我们穿过那扇门。

外在可以指向真理，但对那真理的认出，只能发生在你里面。

完全否定外在世界，就等于竖起一道新的隔阂。外在和内在并非敌人：外在可以成为内在的镜子与象征。然而，镜子不能替你看，象征也不能在没有你临在的情况下被穿越。

因此，你不需要在外面寻找一个能最终告诉你你是谁的人。

你就是那本为寻见自己而必须学会阅读的书。

但那本书不仅仅是你这个角色的历史。它最深处的书页并不包含你的名字、你的职业、你的财产、你的创伤，或你过去的种种事件。这一切都属于你存在中可见的叙事。

你必须阅读的那本书，是那叙事在其中显现的意识。

阅读它，意味着进入内在的对话：不带学来的答案去发问，不急于下结论去观照，并允许寂静揭示那被角色的喧嚣所隐藏的一切。

这不是要在你里面编造出你渴望找到的答案。而是要将那些不真实的答案，一个一个地移除，直到你处于能够认出那存留之物的状态。

因为并非内在所显现的一切都出自道。在我们里面，恐惧、欲望、记忆、创伤、习惯，以及自我想要保存自身的需要，也都在说话。

仅仅进入内在是不够的。

我们还必须学会辨别，是谁在我们里面说话。

记起与认出

记起并不意味着恢复我们个人记忆中一个遗失的事件。也不意味着获得一种使我们高人一等的秘密知识。

记起，是一种未被借来的知的觉醒。

是将我们以前仅仅作为话语、观念或信念所知道的东西，发现为活生生的真理。

认出则更为深刻。

认出，意味着在你所记起的事物中遇见你自己。意味着不再将真理视为外在之物，而是开始将它作为你之所是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道成肉身。

因此：

当你记起时，你知道。

当你认出时，你是。

你可以学到许多关于合一的话语，却仍然活在分离之中。那样的话，你只是积累了知识，却尚未记起。

你可以在理智上理解一个真理，却仍通过你的决定来否认它。那样的话，你已开始记起，却尚未将它道成肉身。

当你知道的、你所是的、和你所做的彼此呼应时，认出便得以成就。

弟兄 □ 姊妹，让我们一同回到我们父在内在的国度。

这回归不是向另一个地方的位移，也不是对世界的逃离。这不是要抛弃大地去往一个遥远的天堂。回归，就是记起那个角色在开始将自己认作一个分离存在时所遗忘的合一状态。

你和我，奉道的名相聚，一同进入记起之中。当我们的关系不再服务于分离，而开始服务于

真理时，国度便在我们中间显现。

我不会教你任何与你的本质相异的东西。我们要一同记起那被遗忘的、也是我们所有人都被呼召去道成肉身的事物：

道成了肉身。

使道成为肉身，意味着允许那不可见的真理，在我们的言语、决定、关系和作为中，找到一种可见的形式。

记起的必要性

当我们不再满足于观照事物的表面时，记起便开始了。

它源于在形式的可见表象之外寻见真理的需要。它始于我们开始提出那些角色凭自身无法回答的问题：

我究竟是谁？

生命从何而来？

为何存在如此多的苦难？

为何人类要与自己的弟兄分离？

当我所知的一切都在改变时，什么仍然存留？

我的存在在整体之中有何意义？

这种需要不仅仅源于好奇心。当我们不再寻找那些仅仅为了安抚或利益我们个别自我的答案时，它便出现了。

当我们的问题变得比我们的角色及其境遇更大时，记起便开始了。

但追寻苦难的根源，并不意味着责怪那承受苦难的人。并非所有的不幸都是由受苦者的思想所创造，也并非所有的创伤都是内在缺失的后果。

真正的问题并不指控那受苦的人。

它问的是，面对苦难我们应当道成肉身什么：是冷漠还是悲悯，是定罪还是理解，是分离还是合一。

真理不会利用弟兄的痛苦来抬高那个自以为已经明白的人。

真理，是通过它面对那痛苦的方式而被认出的。

角色与自我

我们如何才能开始记起那在角色之前的我们所是？

让那完全服务于角色的心智归于寂静。

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明白什么是「角色」和「自我」。

角色是我们在可见世界中行事所凭借的身份。它有一个名字、一个身体、一段历史、一些责任、一些关系和一个功能。

角色不是一个必须被摧毁的谎言。它是我们栖居于世界所必需的一种形式。

错误始于我们忘记它是一种形式，并相信它构成了我们全部所是。

自我是唯独与那种形式的认同。

它是将角色置于万事万物中心，并仅从这个问题来审视现实的内在运动：

「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睡觉是为了让我的身体休息，这不是自私。

吃饭是为了保持健康，这不是自私。

照顾和强壮身体，这不是自私。

工作是为了有尊严地维持生活，这不是自私。

享受、创造或休息，这也不是自私。

肉体的需要本身并不是虚假的。身体不是道的敌人；它是道得以道成肉身的诸多形式之一。

当所有事物都被缩减为唯独为「我」服务时，问题就出现了：

我的休息。

我的身体。

我的金钱。

我的认可。

我的安全。

我的喜好。

我的意见。

我的真理。

我的救恩。

于是，心智就被囚禁在角色的界限之内。一切都被根据它的过去、它的欲望、它的信念、它的利益、它的义务、它的恐惧和它的创伤来解释。

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看不到事物本来的样子。

我们看到的是它们对我们所代表的意义。

这种围绕「我」的无休止运动，就是自我的噪音。

寂静

如何使心智进入寂静？

不是通过摧毁思想，而是通过暂时将思想从它对角色的臣服中释放出来。

使心智寂静并不意味着停止思考、永久遗忘所学之物，也不意味着放弃我们的责任。它也不意味着忽视身体、工作、家庭或我们所承担的承诺。

寂静并不要求不负责任。

在「记起」的行为中，它意味着暂时中止一切说以下话语之物的统治：

「我必须」

「我需要」

「他们对我」

「我认为」

「我想要」

「我害怕」

使心智寂静意味着不再将那个特殊的「我」置于每个问题的中心。

暂时，让你的名字、你的历史、你的意见、你的信念、你的利益以及你想象中对自我的了解都休息一下。

你不必摧毁它们。

只需停止紧抓它们。

当你不再需要捍卫角色或为其历史辩护时，噪音就开始停止。心智不再唯独围绕你旋转，而是变得可用于某种同样包含你、却不止于你的事物。

于是，心智开始服务于万有由之而出的真理。

它开始服务于那在不可见之中的道。

虚空

当角色的噪音平息下来时，虚空便出现了。

虚空不是不存在、无意识或身份的丧失。它不是被抹除的心智，也不是死寂的内在。

虚空是可用性。

它是当我们停止用已知答案填满每个问题时出现的空间。它是当我们撤去角色用以阻碍新生事物诞生的那些确定之物后，所留下的肥沃土壤。

器皿若一直盛满，便无法接收。

心智若一直充满自身，便只会找到它已知之物。

倒空自己，就是停止执着。

就是允许我们的信念可以被审视，允许我们的意见可以被质询，允许我们的历史不再支配所有答案。

在虚空中，我们不再需要仅仅通过肉体中所经历之事来认识自己。因此，心智能够开始记起我们在本质上所是的样子。

虚空不会夺走你所是。

它撤去的是你曾与之混淆之物。

同在

在由寂静而生的虚空中，第一个奇迹发生了：

同在。

同在不仅仅是注意力，尽管注意力能将我们引至它的门槛。

注意力将目光引向某物。

同在也审视谁在看、从何处看，以及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在注意力中，我仍可以说：「我正在观察那个。」

在同在之中，开始启示出：观察者与被观察者都出现在同一个意识之内。

同在就是有意识地栖居于那个相遇之中。

就是观察而不占有，聆听而不预备辩护，凝视而不强迫现实去确认我们已相信之事。

在同在之中，角色并未消失。它只是不再占据宝座。

这就是「向角色死去」的含义：不是摧毁身体、人格或生活所需的身份，而是终结它自认为是「我们全部所是」的僭越。

角色继续存在，但现在它变成了工具。

它不再仅仅利用心智来保全自己。它开始服务于真理、合一与本源：

道。

在这种状态中，我们变得可用于记起、启示和认出那些无法被度量、也无法被标签容纳的宝藏。

我们的思想不再仅仅局限于工作、关系、义务、过去或我们特定自我的未来。我们也开始观照那先于我们、包含我们并联合我们的事物。

而正是在这里，当角色不再占据宝座之时，我们才能理解什么是觉知，以及相信我们拥有它与认出我们自身的存在出现在它之内，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觉知

当你进入同在之中时，觉知并非作为某种新事物出现。

觉知早已存在。

开始消融的，是那将其仅仅束缚于角色及其自我的认同。

直到那一刻，你会说：

「我的觉知」。

正如你会说：

「我的身体」。

「我的历史」。

「我的思想」。

「我的记忆」。

「我的生命」。

但进入同在之中时，一个根本性的差异被启示出来：身体、历史、思想和记忆都可以被观察。

它们全都出现在觉知之内。

甚至那个说「我」的角色也可以被观照。

而如果角色可以被观察，那么角色就不可能是观察者的全部。

觉知并非出现在角色之内。

是角色出现在觉知之内。

这就是必须被恢复的颠倒。

当我们不在同在之中时，我们相信觉知属于我们。我们想象它被封闭在我们的身体之内，并且在我们的身份的界限处开始和终结。

当我们进入同在之中时，关系被颠倒过来：

我们不再将觉知视为角色的所有物。

我们将角色视为觉知之内所承载和被观察的一种形态。

因此，当我们在此谈论「你的觉知」时，我们指的是被角色特定视角所局限的觉知：其记忆、其历史、其欲望、其创伤、其信念及其感官。

当我们称述觉知时，我们谈论的是使一切观察、一切体验和一切认出成为可能的那一位。

角色的觉知从一种特定形态来观照现实。

觉知观照形态而不被封闭于其中。

并不存在两种觉知。

存在的是同一个觉知，通过不同的形态来体验自身。

每一种形态都拥有一个特定的视角，但没有一种形态是居于其中的觉知的源头。

光与窗户

为了理解这一点，请观照这个象征：

同一道光穿过许多扇窗户。

每一扇窗户都有不同的形状、大小、颜色和位置。因此，光在穿过每一扇窗户时以不同的方式显现。

但窗户并不产生光。

它只是允许光进入形态之中。

角色就是那扇窗户。

其记忆、信念、创伤和欲望就是玻璃的颜色。

个体意识就是光穿过那种形态时所依据的特定视角。

而光就是觉知。

当窗户忘记光先于它存在时，它就开始相信它自己就是光的源头。它说：

「这是我的光」。

「我的光与你的光不同」。

「我的光更优越」。

「在我的窗户之外不存在光」。

于是，本应服务于光的形态试图占据光的位置。

窗户宣告自己为源头。

角色宣告自己为起源。

而透过自我来观照的觉知，似乎与居于所有其他形态之中的觉知分离开来。

但光从未分离。

分离的只是观照它的方式。

同在并不摧毁窗户。

它使窗户变得透明。

它不消除个体性，也不抹去彼此之间的差异。它撤去那种认为每种形态都是一个独立且与整体分离的源头的宣称。

于是，窗户不再想要占有光，而开始服侍光。

角色不再宣告自己为起源，而开始成为道的器皿。

分离的意识

当心智处于角色及其自我的服侍之下时，觉知就被缩减为一种特定的视角。

一切都从自我出发并为自我而被观照：

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这如何使我受益？

这如何使我受损？

我能获得什么？

我必须捍卫什么？

什么威胁着我的身份？

觉知并未消失，但其视野围绕着角色而收缩。

我们称之为分离的意识。

它并非与整体的觉知不同的另一种觉知。它是同一个觉知认同于一种单一的形态，并仿佛那种形态与所有其他形态隔绝开来地观照现实。

这就像一朵波浪，在观照自身界限时，忘记了构成它的水。

波浪存在。

它拥有一种特定的形态。

它可以与其他波浪区分开来。

但它从未与海洋分离。

同样，每一个存在都拥有一种特定的体验、一段历史和一种不可重复的视角。合一并不消除这些差异。

合一启示出：没有任何差异构成绝对的分离。

角色说：

「我仅仅是这朵波浪」。

同在启示说：

「我是波浪，但我也源自那活在所有波浪之中的水」。

分离的意识并非创造所强加的惩罚。

它是呼应的一个结果。

如果你只扮演角色本身，并将心智完全服务于角色的利益，你就会从角色的局限中去感知。如果每个问题都从角色中产生，每个答案都必须回到角色那里，那么你能看见与那种观看方式相对应的事物。

不是因为真理被拒绝赐予你。

而是因为你正从一种自认为与真理分离的形态中去观看。

当你不再将心智完全服务于角色，而是将其置于道的服务之下时，意识就不再局限于自我。

那时，你的意识不再仅仅是「你的」。

不是因为你会失去思考、决定或与他人区分的能力，而是因为那种试图将意识封闭在角色之内的占有消失了。

你并没有不再是「你」。

你只是不再相信你仅仅是那个角色。

与万物合一的意识

处于临在中，会开启对与万物合一的意识的认知。

但这种共享的意识并不意味着我们都有相同的想法、记忆、感受或感知。

这些内容属于每个形态的特定体验。

意识的合一不是千篇一律。

它不会把众多存在变成一个单一的角色，也不会抹去使每个存在独特的东西。

共享的不是故事。

共享的是那个让一切故事得以显现的源头。

共享的不是思想。

共享的是那个允许观察思想的意识。

共享的不是形态。

共享的是通过所有形态彰显的生命。

因此，处于临在并不意味着自动获取他人的记忆或思想。它意味着不再将他们视为与你完全分离的存在。

痛苦仍然发生在某个特定的形态中，但它不再能被看作是完全无关的事物。

不公可能降临在他人身上，但合一的意识使人无法再回应：

□ 这不是我的问题，因为这事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

当意识不再被封闭在角色中时，他人的痛苦就进入了我们责任的领域。

不是因为我们应当占有他们的痛苦。

而是因为我们开始认识到，在他身上受到伤害的生命，与居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出自同一个源头。

分离的意识会问：

□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

合一的意识会问：

□ 我们之中正在发生什么？ □

前者以角色为源头和归宿。

后者以道为源头，以万有为归宿。

观察者与被观察者

在临在中，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不再被体验为完全分离的实在。

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在形态上是同一的。

观看一棵树的人，并不会在身体上变成那棵树。观看弟兄受苦的人，并不会占据他的身体，也不会自动接收他的记忆。

区分仍然存在。

消失的是在源头上的分离。

你所观察的事物出现在意识之内。你无法在意识之外观看它，因为一切形态都需要进入意识才能被认识。

观察者出现在意识中。

被观察者出现在意识中。

而观察这个行为本身也发生在意识中。

因此，在临在中，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得以相会。

形态留在外面。

它的形象出现在里面。

象征建立了桥梁。

道在不可见之处揭示其意义。

意识就是那个相遇之处。

它是内在的祭坛，可见与不可见之物可以在那里相会，既不混淆，也不分离。

问题与答案

正如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在意识中相会，问题与答案也属于同一个启示的运动。

当意识观照一个其源头尚未被认知的形态时，问题便出现了。

当心智不再屈从于角色的利益，穿越象征并触及所观照之物的不可见意义时，答案便得以启示。

问题是开口。

答案是当开口真实时能够进入的东西。

它们在形态上并不相同，但出自同一个源头。

真正的问题不会制造自己的答案。

它领受答案。

但它只有在保持敞开、不要求真理去确认角色早已渴望相信之事时，才能领受答案。

因此，虚空先于临在。

没有虚空，问题早已充满了学来的答案。

没有临在，角色便主导着寻求。

没有意识，形态可以被观看，但其意义无法被认知。

而没有辨别力，自我的任何欲望都可能伪装成启示。

意识所赋予的能力

意识赋予了我们什么？

意识使人能够观察、理解、领会、辨别和寻见。

观察是领受形态，而不立即强迫它去确认我们的信念。

理解是认识它的各个部分、它们的关系、运作方式和后果。

领会是在一个更大的实在中观照它，而不将它从所属的万有中分离出来。

辨别是认识它出自哪个源头，服务于谁，结出什么果子。

寻见是穿越形式，并认出其象征所蕴含的不可见真理。

觉知使我们能够超越形式的外表，但并不使角色自动成为一切知识的拥有者。

相信处于临在中就使我们不可能犯错，那将是自我（□□□）的又一次攫取。

那将是角色试图再次登上宝座，如今却宣称自己是觉知与真理的主人。

觉知开启了启示之地。

道启示。

辨别力观照对应关系。

而果实显明我们所领受的，是否真正服务于生命。

因此，凡被称为启示的真理，都必须能够被观照：

它服务于谁？

它结出什么果实？

它是敞开还是封闭？

它是合一还是分离？

它是释放还是辖制？

觉知无需宣告自己拥有真理。

它借着对应关系认出真理。

觉知的恢复

临在并非赐予你一个你先前未曾拥有的觉知。

它启示出那早已使你存在成为可能的觉知，即使当角色无法认出它的时候。

当你不在临在中时，似乎觉知被包含在你的角色之内。

当你进入临在时，便启示出你的角色被包含在觉知之内。

这就是全部的区别。

分离的觉知说：

「我拥有觉知」。

临在启示：

「我在觉知中」。

而当那个「我」甚至也停止试图攫取它时，便存留了这认出：

我并不拥有觉知。

觉知包含着我。

我不是它的源头。

我是一种活的形式，道借由它得以被观照、被记起并得以道成肉身。

内在的对话

正是在临在中，当角色不再相信自己拥有觉知，并认出自己被包含于其中时，道才能借着内在的对话启示自身。

但我们必须清楚地理解：并非所有出现在我们里面的思想都是道的话语。静默并不会自动使角色成为无误的。

在内在，也可能出现伪装成警告的恐惧、伪装成启示的欲望，以及伪装成使命的骄傲。

因此，一切内在的回应都必须借着其果实来辨别。

那话语是否在抬高角色凌驾于其弟兄之上？

它是否要求盲目的顺服？

它是否滋养恐惧或分离？

它是否宣告你是真理的唯一拥有者？

它是否允许你忽视他人的苦难？

那么，说话的仍是自我（□□□），即使它使用神圣的言辞。

道的话语可能令人不安，并如利剑般穿透，但它不会将真理变成辖制的工具。它的果实是觉知、责任、公义、怜悯、自由与合一。

当自我（□□□）不再居于中心时，内在对话的问题也随之改变。

我们不再仅仅询问：

我将得到什么？

我将如何保护自己？

我将如何得胜？

我将如何被认可？

我们开始询问：

什么是真理？

什么服务于生命？

什么恢复合一？

在此境况面前，我应当道成肉身什么？

什么话语能使他人被认出为弟兄？

从这个新的中心，我们可以开始记起回归神国的道路。

临在的首要真理

当我们真正进入临在时，首先被启示的真理是：我们无需前往任何外在之处，去寻找关于我们之所是的答案。

不存在一个外在的圣殿，能够容纳那内在圣殿所遗忘的。

不存在一本书，能够取代记起。

不存在一位老师，能够替我们认出。

不存在一位向导，能够替我们走完内在的道路。

圣殿可以聚集我们。

书籍可以交付我们象征。

老师可以指路。

向导可以陪伴。

但认出必须发生在你之内。

即使这些话语，若它们使你依赖于它们，便也辜负了其目的。这座祭坛被建立，不是为了取

代你的觉知，而是为了将你带回觉知。

在临在中，问题与答案不再是两个分离的实相。

问题是觉知观照某件它尚未理解之事时所显现的可见运动。答案是当那件事从道、而非从角色的利益被观照时，所启示的不可见源头。

问题与答案是同一个启示行动的两部分。

它们在形式上并不相同，但出自同一个源头。

同样，观者与被观之物在形式上可区分，但在源头中并未分离。

当一个问题诞生于对某件可见之事的观察，并从临在中被提出时，其真理便能在道的不可见之处被启示。

外面显现形式。

里面启示其源头。

象征是两者之间的桥梁。

因此，在临在中，外面与里面不再被体验为互不相通的世界。它们并不混淆，其差异也并未消失：它们进入对应关系。

分离并不存在于源头。

它存在于角色所学来的观看方式之中。

窄门

为何通往国度的门是窄的？

因为我们无法背负着一切我们曾与之混淆的东西穿过它。

这窄门并非出于任意，也不是因为国度要将我们排除在外。它窄，是因为对应。

一把钥匙能开一扇门，是因为它的形状与锁孔相对应。它不是靠强力开门，而是靠对应。

同样，我们进入国度，不是靠强加我们的角色，不是靠积攒功德，也不是靠宣称自己拥有真理。我们进入，是因为我们所是的，与国度所是的，产生了对应。

分离若不停止作为分离，就无法进入合一。

谎言若不暴露，就无法进入真理。

掌控的欲望若不放弃宝座，就无法进入国度。

因此这门是窄的：唯有本质能够穿过它。

角色不需要被摧毁，但它不能以王的身份进入。它必须俯首，退离中心，转而服侍这道。

要进入，你首先必须倒空那些你曾与之混淆的一切。

然后，你必须安住于同在之中。

在同在之中，你记起。

当你记起，你便知道。

当你认出那在你里面被记起的一切，你便是。

当你超越一切借来的身份而安立时，你便不带占有地宣告：

我是。

而当你所认出的一切成为道、成为决断、成为作为，这道便再次在形体中成为肉身。

于是，道路得以完整：

你倒空自己。

进入同在。

记起。

认出。

安立。

并成为肉身。

你并非像抵达远方之地那样回到国度。

国度显现，是在你不再紧握那阻碍你认出 □ □ 它从未与你分离 □ □ 的一切之时。

我们所被教导的世界

在临在中，我们以纪念之心观看那被呈现给我们为真实的世界。

□ 从我们出生起，一个已被诠释的世界就呈现在我们面前。

□ 我们接受名字、边界、信仰、习俗、等级，
□ 成功的模式、交换的形式以及理解彼此的方式。

□ 一代又一代，我们接受了那个世界，
□ 我们参与其中，也将其传递下去。

□ 当我们不加审视地接受那整个世界时，锁链便出现了。

□ 记起也意味着打断重复。

□ □ □ 启示进行中 □ □ □ 书写中。